

南門工場物語

Tale of Nanmen Factory

林一宏 國立臺灣博物館展示企劃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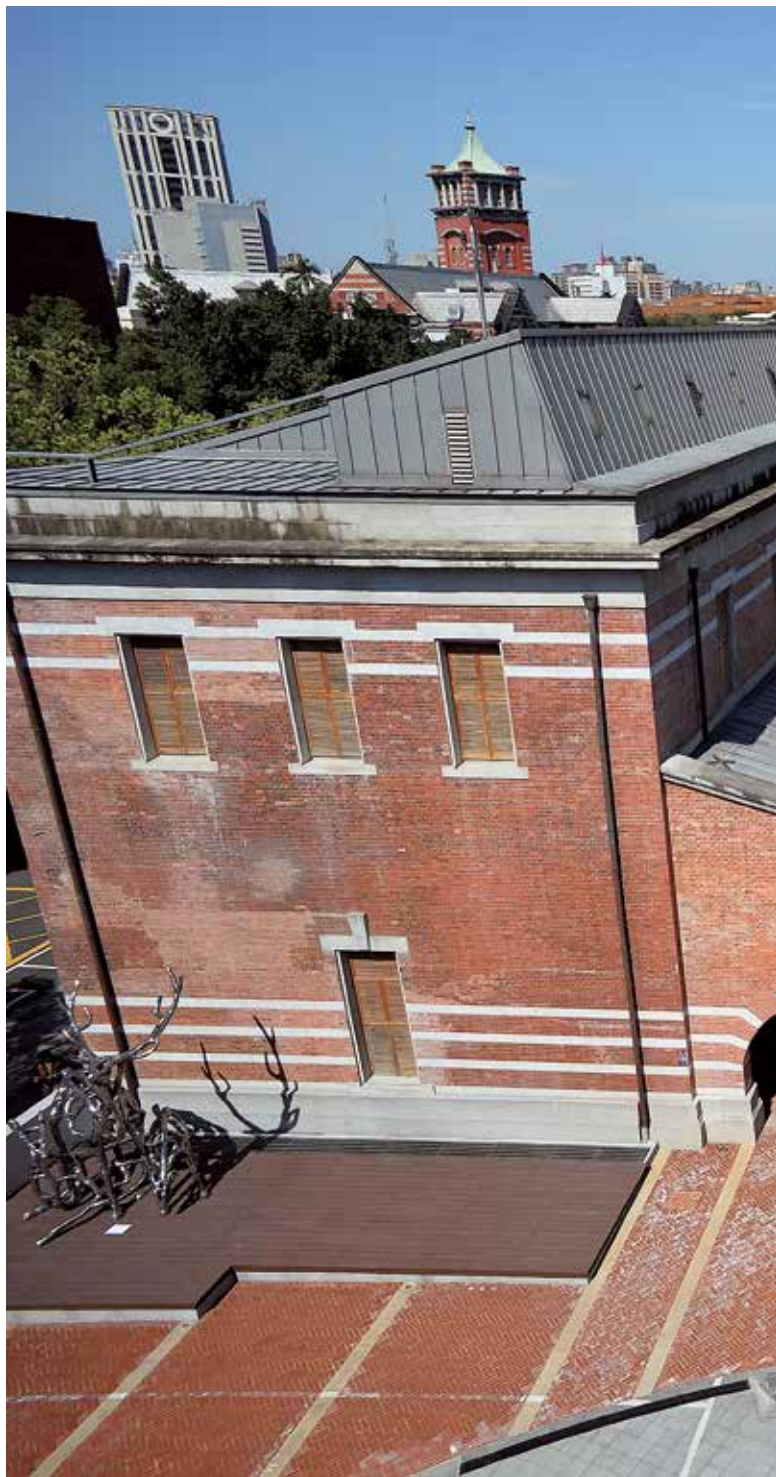
Lin, Yi-Hung National Taiwan Museum Exhibition & Planning Department

前言：植物提煉的白金與黑金

座落於臺北城南、南昌路上的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前身是一處大型化工廠：南門工場，1899年創建、1967年關廠。一街之隔，國定古蹟專賣局廳舍華麗而雄偉地屹立在南門對面，相較之下，南門工場的建築物顯得素樸單調而不顯眼，不過，這僅存的「紅樓」（原樟腦倉庫）與「小白宮」（原物品倉庫），可是當年輝煌的樟腦與鴉片專賣產業歷史僅存的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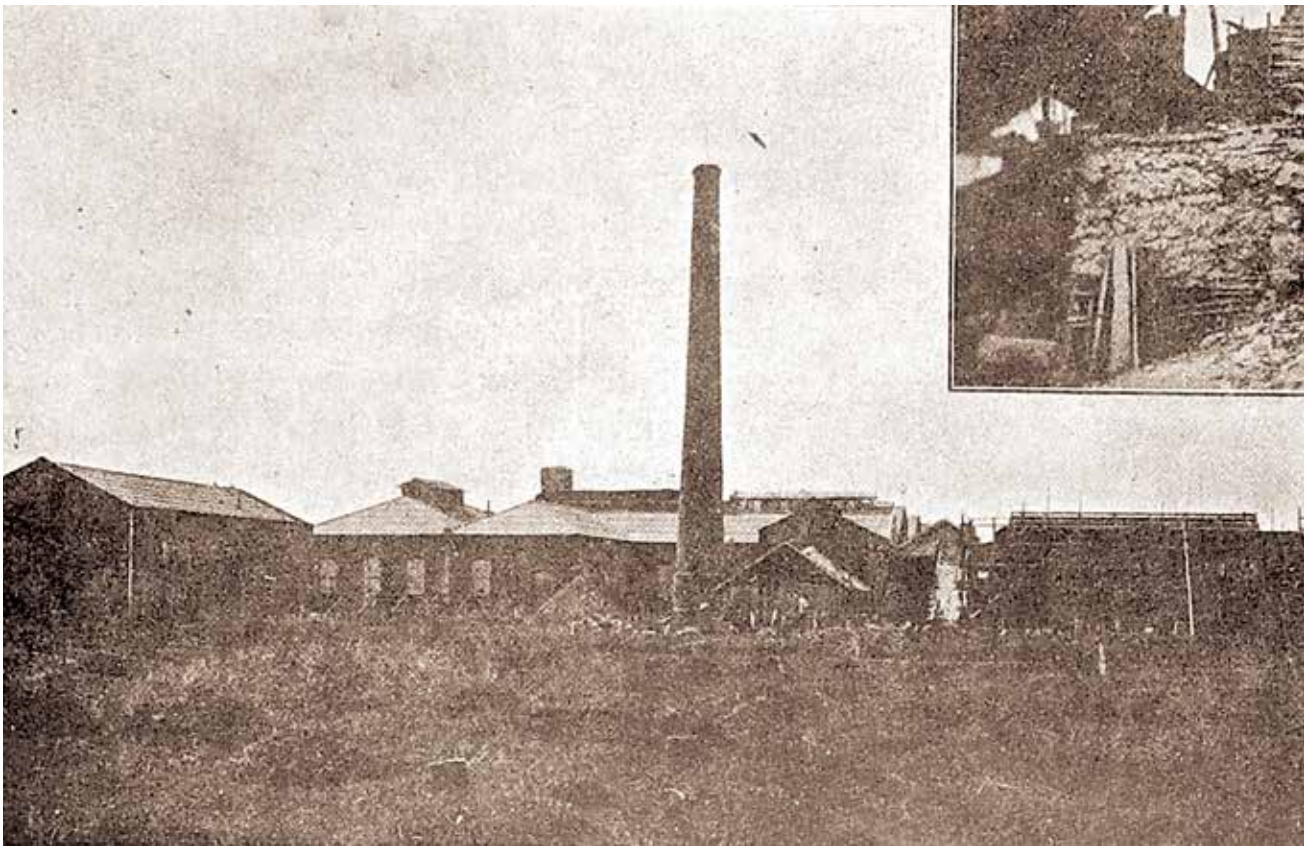
樟腦與鴉片，都是從植物提煉出來的產物。在全臺各地的腦寮附近，砍伐樟樹、切削成木片後以水汽蒸餾，得到白色如粗鹽狀的粗製樟腦與淡黃色如大豆油般的樟腦油，一律集中運送到此地昇華分餾、提煉再製，成品銷售到世界各地，用來製造第一種人工合成材料賽璐珞、人造香精或化工原料，以及軍需品無煙火藥；來自中國、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地，由罌粟花汁液製成的原料煙土，也送到此地加工提煉，製成鴉片煙膏，或作為藥品，或賣給特定人士吸食。

樟腦、鴉片這兩種物品，可說是從植物提煉出來的白金與黑金，為二十世紀前期的臺灣總督府，賺進了大量的歲入金。



南門園區鳥瞰





草創時期的南門工場，1903年（引自 Island of Formosa，作者翻拍）

工廠的誕生

1898年，兒玉源太郎總督找來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以財政獨立為目標，開始改善臺灣的經濟，實施專賣制度成為其中重要的措施，繼鴉片、食鹽專賣後，在1899年6月10日，臺灣總督府在1899年6月10日頒布法令將樟腦及樟腦油收歸政府專賣，將自晚清以來一直由英、德等外商所壟斷的樟腦利益一把攬回，第二年後藤新平兼任樟腦局長，統掌樟腦事務，並在臺北城南門外購地興建樟腦局辦公廳舍與樟腦工廠，包括主要廠房樟腦試製所、倉庫7棟、附屬製品倉庫、宿直室（值班室）、小使室（工友室）、仲仕休息所（勞工休息室）、守衛詰所（警衛室）等建築物一棟棟矗立在田野間，1900年官方又在工廠南側收購土地以興建官舍，這座深深影響著二十世紀人類文明史的樟腦工業聚落，逐漸成形。

經常有人說日本人高瞻遠矚、眼光長遠，選擇在臺北城南門外建設工廠，其生產製程排放的煤煙、廢氣，不論在冬季颳東北季風、或夏季吹西南季風，都不會污染吹進首善之區臺北城內，但真的是這樣嗎？1萬1千多坪的工廠用地，原先是艋舺地主鄭添所有的田地，官方以1,400圓收購，其實，將樟腦工廠設置於此地的原因，僅僅只因土地取得容易，如此單純的理由而已。

1901年臺灣總督府將鴉片、食鹽、樟腦等專賣事業的主管機關加以整併，改組為專賣局，第一任專賣局長同樣由後藤新平兼任，而專賣局辦公廳舍就沿用原樟腦局的木造二層廳舍，樟腦在日治初期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1901年樟腦局工場改名為南門工場。這一年起，樟腦開始超越鴉片，成為最主要的專賣收益，更是總督府最主要的歲入來源。1902年1月31日，以拆除



小白宮原為鴉片原料倉庫

臺北城牆所取得的城牆石所興建的「物品倉庫」竣工啟用，這棟位於第一代專賣局廳舍後方、看來十分堅固的建築物，用途為貯存鴉片相關物料，不過此時鴉片均在小南門外的「製藥所」加工提煉及貯存，究竟為何要在製藥所範圍外的專賣局建造鴉片相關物料倉庫，迄今仍未釐清，而鴉片生產線從小南門外轉移到南門工場的新建鴉片工場及倉庫內，使官營的南門工場已經成為臺灣唯一的樟腦與鴉片兩大專賣品的製造加工重鎮，已經是1906年的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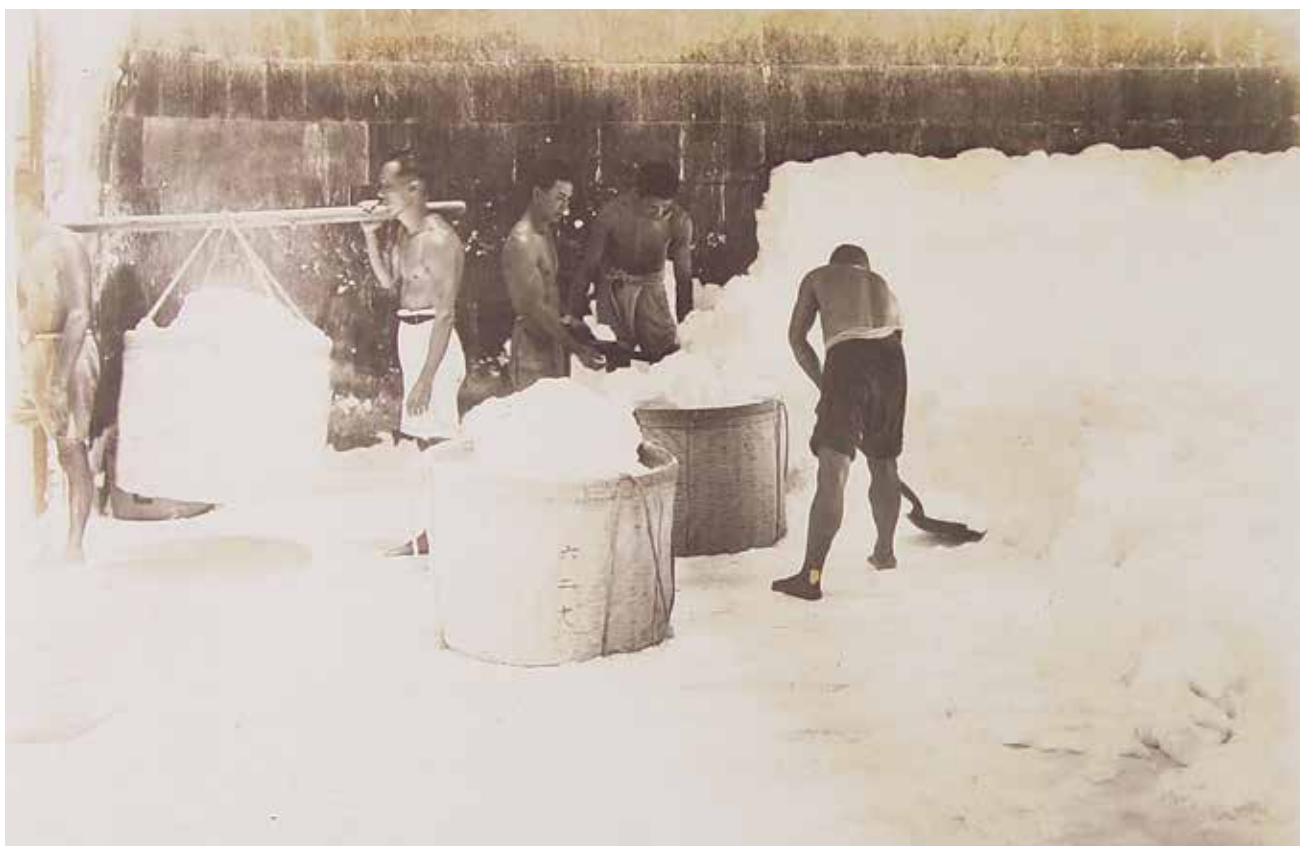
專賣局直轄的工廠

1913年，由森山松之助設計的紅磚造第二代專賣局廳舍在南門工場西側街角落成啟用，同年第一代木造廳舍被拆解、易地重組並改設為職員俱樂部。空出來的土地，就成為新建試驗室與樟腦倉庫的基地，磚造二層樓的試驗室是全工場內最華麗的

建築物，也是總辦公室，1914年落成；而樟腦倉庫則是因應南門工場日益吃緊的倉儲需求而新建的磚造二層樓大型樟腦成品倉庫，於1915年2月26日落成啟用。

1931年以前，南門工場屬於專賣局製造課管轄，換句話說，等於就是專賣局直轄的樟腦與鴉片製造廠區，有百餘名職員、職工、警衛在此日夜不停地工作。廠區內環境、工廠建築物等，又是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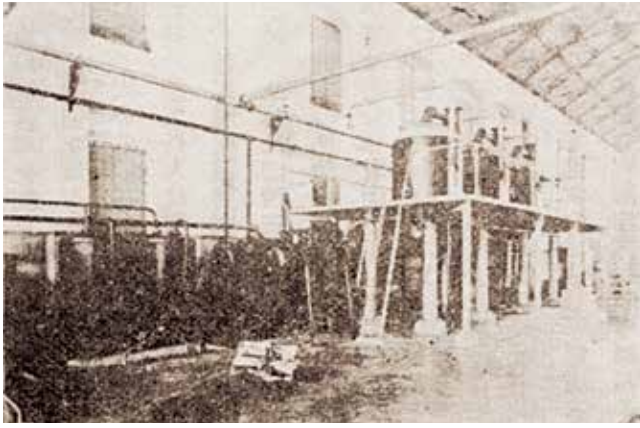
概略地說，以試驗室為中心，北側是佔地廣闊、建築量體龐大的三層樓磚造樟腦工場及樟腦原料倉庫，原料倉庫內如白雪一般的粗製樟腦堆積如山，散發出特殊的樟腦薰香；在佔地廣大、燠熱難耐、充斥著煙霧與噪音的樟腦昇華工場中，夜以繼日、輪班工作的火夫們個個揮汗如雨，不斷地將原料樟腦鑄入乾餾鍋中焚燒昇華，去除水份雜質以提煉更精純的再製樟腦。為了搬運各種物件，職工們推著沈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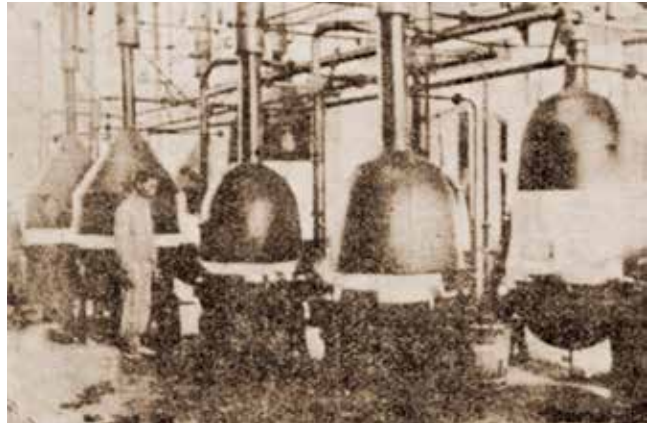
原料倉庫內如白雪一般的粗製樟腦堆積如山(引自台灣寫真大觀，作者翻拍)



職工製作改良乙種樟腦成品的包裝木箱(引自台灣寫真大觀，作者翻拍)



1930年代鴉片工場內部(引自臺灣治績志)



1927年南門工場全景(引自臺灣總督府專賣事業年報，作者翻拍)

臺車在佈滿廠區的輕便軌道上行進，發出尖銳刺耳的金屬聲。另一邊的包裝工場，則有職工正在製作成品包裝木箱、或在鍍鋅鐵板上塗臘等。

原料樟腦油則用來提煉各種化工基礎原料，在1930年改造完成的腦油蒸餾工場中，有8支直徑約1公尺、高度10至15公尺不等、以複雜管線連結的精密連續分餾塔系統，利用汽罐室(鍋爐室)送來的高溫高壓蒸汽，將樟腦油加熱、劃溫分餾冷卻，生產出白油、芳油、赤油、藍色油、他皮尼油等五大類基礎油，分別輸送到地下油槽及鐵製油槽貯存。

試驗室東邊的三連棟石造建築，則是1906年落成鴉片工場及倉庫，工場裡有8個鴉片灶，搗碎的原料煙土溶液在此加熱去除雜質，製造精純的鴉片煙膏。

廠區南側則是貯炭場、木工場、鐵工場、雜品倉庫

等後勤支援設施，廠區最東側則有7個巨大的鐵造圓桶狀大油槽。3根高聳的大煙囪，日夜不斷地飄著黑煙，到了夜間，3盞明亮的弧光燈點亮夜空，警衛不時穿梭巡邏，監視著以鐵門鐵窗重重保護著的樟腦與鴉片成品倉庫，不讓宵小有機可乘。

本工場改制為獨立事業單位並改稱「臺北南門工場」是在1932年，樟腦工業產量與產能則在1933年攀上最高點後，面臨歐美列強人造樟腦的競爭、石油化學工業產品的取代，逐步衰退。同一年，一直輔佐池田鐵作工場長的專賣局技師沼井鐵太郎離職返回日本本土，沼井在南門工場任職期間，利用公餘推動成立臺灣山岳會，並組隊踏勘攀登大霸尖山、雪山聖稜線等雄峻的山岳，在臺灣登山史上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臺灣省樟腦廠員工在總辦公廳(原試驗室)前留影，正中央為廠長饒潤昌，1957年(來源：故饒潤昌先生捐贈，作者翻拍)



已被拆除的試驗室，殘存的基礎經考古發掘後現地展示

二戰後的變遷：廢廠與轉變

二次大戰後期美軍大規模轟炸臺灣各地，被列入戰略目標的南門工場，竟奇蹟似地躲過炸彈攻擊而沒有嚴重受損，日本投降後，在1945年10月由國府接收，隨即以「不符國策」為由，全面廢止鴉片的產製銷售。二二八事件後，臺灣的專賣事業縮減成菸、酒、樟腦等3種，其中菸、酒營收佔專賣收益的99%以上，樟腦則不及1%，樟腦產業再也無法像1910年代一樣地呼風喚雨、舉足輕重了。

1953年，這個工廠不再隸屬臺灣省建設廳管轄，改為菸酒公賣局所轄工廠，名為「臺灣省樟腦煉製廠」，由福州出身的饒潤昌出任廠長，1956年再改名為「臺灣省樟腦廠」。到了1960年代，因為業務衰退不振，有不少廠房庫房間置不用，遂出現各級政府機關爭相向樟腦廠借用或租用廠房的狀況：統理當時我國外匯業務的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簡稱外貿會)徐柏園主委看上了紅樓(1915年落成的樟腦倉庫)，遂借用了二樓全部、一樓含棚架區的一半空間；臺灣省政府財政廳則借用小白宮(1902年落成的鴉片倉庫)改為臺北聯絡處，先後幾任財政廳長都曾在此地辦公。

1961年，臺灣省樟腦廠廠長文山力圖振作，斷然裁撤了位於華山的精製分廠(現在的華山文化園區

紅磚區)，將廠房租給臺北酒廠、精製樟腦機具則拆回本廠應用，惟仍無法抵擋「原子時代」石化工業發展下帶來爆炸性成長的塑膠產業，樟腦產業持續萎縮，一方面又面臨民間業者透過省議員持續施壓，要求解除公賣、開放樟腦民營的呼聲，終於在1967年7月起，生產線陸續停工，12月31日停止樟腦公賣、臺灣省樟腦廠關廠歇業。南昌路翠綠挺拔的樟樹猶存，但從廠區內汨汨流入水溝、發散著濃濃樟腦香味的清澈廢水，不復再現。

一年之內，日本時代就開始運作的機械設備、大油槽等遭到轉售，數年之間，廠區及宿舍土地被分割轉售，僅剩2千餘坪、不及全盛時期的1/8，堅固的紅磚廠房也陸續拆除，改建為財政部、臺開信託、中央銀行等大廈，唯獨小白宮與紅樓，因為原先是寬廣無隔間的倉庫建築，容易被改裝、變更用途，所以被其他單位借用，反而得以延續生命。

文資保存、古蹟新生

1999年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改制為菸酒公司後，原樟腦廠的土地與建物成為國有資產，於2006年撥交給國立臺灣博物館。當時臺博館正啟動「臺灣博物館系統」計畫，跨部會合作將閒置古蹟空間修復後建置為博物館，以建構展現臺灣自然史與文化史的首都



90歲樹齡的老樟樹見證園區變遷



1915年落成的紅樓(原樟腦倉庫)蛻變為展示館

博物館群為目標，原樟腦廠的古蹟修復活化，正是這個計畫的重要環節。投入近3億的經費，經過8年的古蹟調查、規劃到修復再利用漫長過程，南門工場終於蛻變為臺博館南門園區，在2013年11月30日開館營運。

南門園區以往是專賣事業的工廠，屬於產業建築群，從歷史脈絡來看，是展示我國產業歷史的最佳場域，「臺灣博物館系統」建構之用意，除活化都市中的歷史空間外，同時是將這些具有歷史價值之舊建築當作物件一樣的研究、展示，因此，南門園區內有散置各地之多處古蹟修復現地展示，參觀者可以直接比對現場狀況與展示牌中的說明，更容易理解並想像南門園區過去的樣貌。

紅樓是主要展示廳，一樓設有「百煉芬芳：樟腦產業與南門工場」常設展，仿造原樟腦倉庫的情境，介紹樟腦及其製造、運用，以及樟腦產業與臺灣發展歷史的關聯；二樓特展廳現正展出「毛毛的洞洞國之旅：新農有機樂活玩」特展，介紹新農業，以互動遊戲裝置帶領大小朋友體驗有機的「洞洞國」世界，認識孕育萬物的土壤、挑戰辨識「食物」與「食品」差異的遊戲、理解臺灣農地危機、探索友善環境耕種與友善環境的消費、親近新土地教育與藝術等。在行政大樓一樓則設有「南門童話：沉睡的老樟樹國

王」常設展，藉由繪本、遊戲互動、3D藝術等多元感官體驗互動方式，提供孩子們認識南門園區動植物生態的親子空間。未來也將策劃更多產業史相關的展覽。

南門園區充滿綠意的庭園，對都市生態系具有重要意義，也是附近上班族、市民可喘息放鬆的淨土，成為都市叢林中的一方綠洲。南門園區以友善的安全環境為規劃目標，諸如展覽、庭園、廁所等規劃設計，處處都是為親子設想的友善且無障礙的環境，希望來訪的參觀者，都能安心、放鬆而愉悅。

2014年10月8日，第三屆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資產保存維護類獎項頒給臺博館南門園區，肯定古蹟活化、成為見證臺灣近代樟腦產業開拓與興盛的展場，展示活化老臺北城的產業記憶，吸引家長與孩童擁抱歷史；11月19日，南門園區再獲頒第十二屆臺北市都市景觀大獎特別獎，肯定其對人文之關懷、歷史建築之尊重及對都市空間品質的注重。

從工廠、辦公廳舍、國定古蹟再蛻變為博物館，南門園區的開館營運實現了古蹟公共化，長久以來此地的一般市民眼中，是具有神秘色彩、難以一窺堂奧的陌生場域，經過修復活化後轉變成為全民都能親近的古蹟空間，除了研究與典藏外，也能寓教於樂地達成博物館展示、教育、推廣的使命。